

意象与情感

——小议莎士比亚十四行诗

王树利¹, 胡荣欣²

(1. 河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16; 2. 河北北方学院 外国语学院, 河北 张家口 075000)

摘要: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作为世界文学宝库的一颗璀璨明珠,不仅饱含着真挚的情感,还蕴含着深邃的思想。莎翁出于需要与社会上、中、下层各色各样的人物接触,对文艺复兴时期社会各个方面都有深刻而独特的观察,以他所熟悉的现象入诗,流露出朴实的意象美;莎士比亚面对现实的种种弊端,执着地追求他的理想:真、善、美三者完美的和谐统一,流露出真挚的情感美。

关键词: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朴实意象;真挚情感

中图分类号:I 561. 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951(2010)01-0024-04

莎士比亚(1564—1616年)不但创作了闻名于世的剧作,而且为英诗宝库增添了永放光彩的诗行。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自1609年正式发表以来,引起了无数诗歌爱好者及诗歌评论家的阅读欣赏与相关评论。对其研究也几经“转向”:从版本之考订、创作之年代、组诗排列之顺序等“外围”研究到诗歌之主题、修辞、结构与格律等“本体”研究。这些研究都已成为莎诗爱好者、莎学研究者的良师与益友。莎士比亚的情感是真挚的,正如诗人大声疾呼道“真、善、美才是我真正的主题”;其意象既非约翰·邓恩之“新奇”,亦异于约翰·弥尔顿之“崇高”,唯有那种实实在在的“朴实”。

莎士比亚出生于小镇商人家庭,没有上过大学,可能身揣文法学校毕业证就来到了大城市伦敦谋生。他的低学历使得他一度被本·琼生讥笑为“只懂少许拉丁文,希腊文就更少了”^{[1](P134)}。莎翁的低学历为他今后创作生涯定下了某种基调,使其诗歌意象之朴素、情感之真挚成为可能。莎翁初到伦敦无依无靠,从事过多种“杂活”,最终在伦敦获得了一席之地,即便如此他依然受到别人无情的攻击。如罗伯特·格林在《百万的忏悔换取一先令的智慧》中称莎翁为“用我们的羽毛美化了的暴发户乌鸦”^{[1](P134)}。莎翁于1616年在家乡默默离开人间,无人问津,更无艺术继承人;而其作品更有将近一半尚未公开出版。可见,莎翁尝尽了人间的苦辣酸甜。莎翁从无闻中来又从无闻中去这一独特的人生轨迹,使其诗歌意象之朴实、情感之真挚成为现实。这真是诗人不幸,诗之幸。

一、朴实意象

意象是中外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古人以为意是内在的抽象的心意,象是外在的具体的物象;意源于内心并借助于象来表达,象其实是意的寄托物。意象通常是指自然意象,即取自大自然的借以寄托情思的物象;有时,诗中所描绘的生活场景,所铺陈的社会生活情节和史实,也是用来寄托情思的,这便是社会意象。本文对莎诗的社会意象细分为社会生活意象与职业生涯意象;这两类意象均体现了莎诗意象的朴实性。

(一) 社会生活意象

莎士比亚来到伦敦的时候,正是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鼎盛时期。此间,英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了迅猛发展。专制封建贵族的法律政策暂时性地迎合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要求,从而得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支持与拥护,形成了英国王室与新兴资产阶级成为同盟的局面。但是,两者之间的分歧是根本的。莎士比亚作为一名人文主义者从思想上反对封建专制与神学特权,提倡平等、自由的人文主义观念,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莎士比亚对于上述两者之间的冲突是相当敏感的。在第25首十四行诗中,莎翁这样写道:

辛苦的将士,素以骁勇著称,
打了千百次胜仗,一旦败绩,
就立刻被人逐出荣誉的记录簿。

(屠岸,2008)

收稿日期:2009-12-01

基金项目:河北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项目(200901025)

作者简介:王树利(1981-),男,河北康保人,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诗行中“辛苦的将士”暗指屡建奇功的航海家雷利,他因支持自由思想而被伊丽莎白女王借机关入伦敦塔,此事件引起全国轰动。由此可见,随着资产阶级的力量一天天强大,它同王室之间的暂时联盟开始瓦解。莎翁将这一古人熟知的历史事件入诗来呈现文艺复兴时期社会的政治矛盾:封建专制与新兴资产阶级平等自由的要求的对立。莎翁不仅关注社会政治动态也对百姓疾苦同样关心。从1592年夏开始直到1593年夏,伦敦被可怕的鼠疫所侵袭。疫情严重,大量市民不治身亡,剧院关闭,整个伦敦一片死寂。剧院受到了很大影响,不少剧团破产,演员们过着贫困潦倒的生活。莎翁在第90首十四行诗中这样写道“你串通厄运一同来战胜我吧”。诗中“厄运”便是指1592—1593年间伦敦流传的大瘟疫。剧团受到牵连而被迫解散。莎士比亚从社会矛盾转到百姓疾苦,对于宫廷生活,他又是如何处理的呢?由于当时文人没有社会地位,不得不受贵族的庇护,所以莎翁不得不将一些宫廷生活意象引入到诗行中。其中的一个意象是伊丽莎白女王平安度过63大关,顺利度过这一大关在西方象征的是国泰民安。在第107首十四行诗中,莎翁写道“人间的月亮已经熬过了月食”。诗中的“人间的月亮”便是指伊丽莎白女王,“已经熬过了月食”是指伊丽莎白女王度过了她的63岁大关。这些历史事件有的是与社会底层百姓相关,有的是与社会高层的王室有关,还有的是与上述两者的斗争相关,但它们均为莎翁时代的人们所熟知,无论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正是于此,欣赏莎诗时无不感到亲切与真实。

由于出身贫寒、没有上过大学、更无靠山,莎翁初到伦敦时,经朋友介绍在剧院做马夫,后来做雇佣演员。一步一步地成为剧作家,甚至成为剧院老板。这样的生活磨砺使他对经济事务相当熟悉,对于一些经济法律术语也是了如指掌。此外,莎翁作为一名人文主义者,代表着新兴资产阶级利益,因此也便更加关心工商业的发展。这样,莎诗就存在大量反映文艺复兴时期经济生活方面的意象,如“总账算回”(audit)这一莎翁所处时代的经济法律用语,大意为结清所有最后账目;“权利”(charter)为莎翁所处时代经济法律用语,大意为公开转让权利及其证书,以及分布在诗集其它各处的“商业上的术语及租赁、借贷方面的术语”^{[2](P131)}。法律用语及商业用语在莎诗中的普遍分布充分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生产关系发展状况,凸显着商业及相关产业的繁荣景象。由这些反映现实生活景象的用语构建的意象鲜活而朴实,读者阅读诗歌时仿佛能感受到16世纪伦敦的繁荣,拉近了读者对于诗歌的认知和情感距离。莎翁看到了繁荣的一面,更看到了各种丑恶现象。莎翁由于经常被召入宫廷演出,并以宫内侍从的身份参加了一些集会,莎士比亚同王室的接触有所增加。他在宫廷的见闻和亲身经历的一切都增加了他对封建贵族的愤慨与不满。随着对现实认识的加深他由正面宣扬人文主义的追求转到直接揭发各

种社会丑态。在莎诗第66首中,莎翁以满腔愤慨的口气列举了11种丑恶现象。每种现象的列举均以“见到”打头,犹如瀑布飞流直下,有不可阻挡之势。莎翁这样控诉道:

譬如,见到天才注定做了乞丐,
见到草色穿戴得富丽堂皇,
见到纯洁的盟誓遭恶意破坏,
见到荣誉被可耻地放错了位置,
见到暴徒糟蹋了贞洁的处子,
见到不义玷辱了至高的正义,
见到瘸腿的权贵残害了壮士,
见到文化被当局封住了嘴巴,
见到愚蠢(像博士)控制着聪慧,
见到单纯的真理被瞎称做呆傻,
见到善被俘去给罪恶将军当侍卫。

(屠岸,2008)

该诗反映了英国16世纪下半叶到17世纪初的不合理现象,真实地道出了诗人对“假”、“恶”、“丑”的厌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认为莎士比亚是“处在时代运动之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运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3](P49)};认为莎士比亚不是“书屋里的学者”^{[3](P49)},不是“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3](P49)}。莎翁不仅关注大社会的动态,同样关心小家庭的冷暖。如莎诗第143首,整首诗用词朴实,以日常聊天的口吻贯穿全诗,构建了农家日常生活一景。诗中,母亲把小孩子丢在一旁只顾去追赶乱跑的家禽,而孩子又在哭闹着在后面追赶母亲。这样一个动态的“孩子—母亲—母鸡”意象便栩栩如生地再现出来了。

莎翁这样从社会斗争到农家温馨,从王室贵族到平民百姓,多方面对文艺复兴时期社会生活的真实再现,使其诗歌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这些通过朴实的意象编制起来的莎诗与以“崇高”为标榜的弥尔顿诗行和以“新奇”为闻名的邓恩大作是极为不同的。这种实实在在的朴实成为莎诗中的一个耀眼品质。

(二) 职业生涯意象

上述以莎翁眼中的世界的例举来阐释朴实的意象,下文将以莎翁眼中的自我来进一步阐释。莎翁出身贫寒,初到伦敦先后从事过多种“杂活”。在剧团,既是伶人又是剧作家。在文艺复兴时期,伶人和剧作家的社会地位极低,不但戏剧作品被认为上不了台面,就连剧作家的人格也常常被轻视甚至鄙视。莎翁在这方面,深有感触。如在莎诗第29首中诗人倾诉道:

我一旦失去幸福,又遭人白眼,
就独自哭泣,怨人家把我抛弃,
白白地用哭喊来麻烦聋儿的苍天,
又看看自己,只痛恨时运不济。

(屠岸,2008)

诗人说自己社会地位底下,无论是在上帝还是众人眼中都遭到歧视。当一个接一个的不幸接踵而来时,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只好宿命论般地怪自己命中注定该是这般悲惨。当然,莎翁的这种处境是具有普遍性的,就连曾讥讽莎翁的剧作家罗伯特·格林最终也是贫困潦倒而死。莎翁以个人职业生经历来入诗,使读者感到诗人的无奈与舞台职业生经历的艰辛。第23首描写莎翁刚刚开始登台演出的真实感受,由于没有经验,心里紧张,忘记了接下来该如何表演了,那种非专业演员在舞台上的种种不自在就凸显了出来,而莎翁就是这样从业余雇佣演员一步步成熟起来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剧团都定期外出巡回演出,莎翁作为剧团团员也常常随团到各地演出。对于这样的生活片段和对生活体验,莎翁在其诗行中有千真万确的反映。反映这样生活的十四行诗包括第27、28、31、44、45、48、50等首,笔者将这些诗称之为“离别组诗”。“离别组诗”反映了莎翁身在他乡的离愁别绪。在第27首中,诗人说自己旅途劳累,刚想休息,心里孤寂之感便油然而生,只能依靠思念远方的朋友来慰藉自己。在第28首中,诗人可能在外地已有时日了,白天劳累感明显加强,而夜晚又难以入眠,这样的外出巡回演出未曾给诗人带来任何幸福,带来的只有旅途劳累和内心孤寂。在外时间越长,孤寂感越强烈,诗人甚至感到他失去了远方好友,而远方好友是他的唯一情感寄托,这种孤独寂寞之感在31首诗中得到了充分的流露。在第44及45首中,莎翁借助传统的亚里士多德/托勒密宇宙论中的“四元素”说抒写了离别的痛楚之情。该理论认为尘世的万物均是由土、水、气、火4种元素构成的,土与水重而下沉,气与火轻而上升。在44、45首诗中,诗人说自己远在天涯,本已经很苦孤独,可是诗人的思想和欲望由于是由风和火组成的,由于轻早已回到久别的家乡和久别的好友的怀抱之中了,只剩下不幸的肉体,由于由土和水组成,而正在下沉,因孤寂忧伤走向死亡。在第50首中,诗人把旅途中前方的路比作悲伤与忧愁而后边的路比作快乐与幸福,因为越往前走距离家乡越远,距离好友越远。这一组“离别组诗”形象而生动地反映了诗人离开家乡与好友的离愁别绪与在旅途中的劳累与孤寂。

莎翁在第110与111首诗中,对自己毕生从事的戏剧生涯进行了概述,感慨万分。在第110首中,诗人说自己作为伶人、剧作家,随剧团东奔西走,时而扮演丑角去供观众赏玩,时而又违背自己的意愿把宝物贱卖。莎翁无奈地哀叹着自己做优伶的命运。在第111首诗中,诗人埋怨并谴责“命运”女神使诗人不得不在舞台上谋求生计,从而使诗人的天性被所从事的职业玷污。

总之,莎翁从政治经济等宏观图景到家庭意象的微观细节,及自己大半生的职业生出发,用朴实的意象,满腔热情地对现实生活进行了描述。此外,莎翁在花草等自然意象和时间意象的描述上也流露出那朴实的气息。在自然意象和

时间意象方面也有专家对其进行过论述,本文在此不再赘述。莎翁的“双低”——低学历、低起点及“双无”——无声中来,无声中去的人生轨迹,使莎翁乐于通过其所知晓的社会生活、职业生涯及当时流行的宇宙观等来传其心声,达其真情。

二、真挚的情感

与莎翁同代的其他诗人指责莎翁的朴实意象为单调,怀疑这些诗行能否传达真挚的情感。对于这一点,莎翁在第76首十四行诗中给出了明确的回答:

我要施展绝技从旧词出新意,
把已经抒发的心意再抒发几遍。

(屠岸,2008)

诗人说新与旧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变的,艺术出新形式固然重要,核心却在于内容。在此,莎翁充满自信地向世人宣告那些时尚的创作技法是稍纵即逝的,因而不能根深蒂固,唯有那些真实朴素的意象才能表达真实的生活感受,唯有以“真”的方式才能寄托“真”的情感。莎翁这一诗学观点,实为其情感真挚的血液与骨髓,遍布在诗集的每个角落。那么,莎诗真挚的情感又是什么呢?

(一) 执着追求

笔者以为莎诗之情感真挚首先表现在对人文主义理想的不懈追求。在第105首诗中,诗人通过赞扬三题一体的爱友,明确了他所追求的是一种和谐,是真、善、美三者之间的合理调和,三者缺一不可。而通过诗集的其它诗行,可以看出,三题一体的爱友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笔者以为,莎翁笔下的爱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英国社会现实生活本身。诗人对爱友越是歌颂和热爱,越表明莎翁热爱生活。莎翁越是对爱友的缺陷进行指摘,越表明诗人对生活没有放弃幻想。当时社会权贵之间互相争夺名利,社会上各种矛盾日益突出。莎翁作为一名坚定的人文主义者,对不理想不完美的现实,也有过失望但他没有选择隐遁而是执着地追求他心中的接近“乌托邦”式的理想。莎翁将社会丑恶现象,自己经历的不公正待遇等“丑”的事物进行叙述,正是诗人执着追求人文主义理想的一种途径与抗争。这种不懈追求具有一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豪迈气概。当诗人感到,他执着追求的人文主义思想与现存社会无法协调的时候,诗人不是同流合污,而是表明了带着他的理想离开这个社会,进入他追求的天堂。诗人写道“对这些都倦了,我要离开这人间”。“这些”指的是社会丑恶现象,当诗人对种种丑行与弊端无法在现实世界中予以解决的时候,诗人宁愿死也不愿放弃其对真、善、美的追求,这时只有寄希望于天堂来实现其夙愿。这就将莎翁的执着推到了诗人不懈追求的情感顶峰。

(二) 表里如一

笔者以为莎诗之情感真挚又表现为诗人所追求的美是

内美与外美的统一。诗人认为缺乏作为基础的真实生活体验,美就是空洞的美,且摇摇欲坠;缺乏从善的指引思想,美就会失去灵魂,极易变质直至腐烂。莎翁随着阅历的丰富,逐步看清了宫廷的有“美”,无“善”无“真”的面孔。在第94首诗中,莎翁对那些徒有虚表的百合花显示了十足的鄙视。在第93首诗中,莎翁说倘若一个人的品德即内在美与其容貌即外在美不相称,那么这种容貌则像夏娃的苹果一样外观诱人而内藏危险。在第54首诗中,诗人对人们熟悉的两种植物进行了比较:玫瑰与蔷薇具有难以分辨的外形,但二者的区别性特征恰在于玫瑰具有隐形的香味,而蔷薇却淡然无味。这样,莎翁就通过不同方式论证了内美与外美结合的重要性,重申了内外兼修,表里如一的观点。

这种真、善、美相结合的观点不仅表现在上述的人文主义思想领域,同样表现在艺术追求上。在第101首诗中,莎翁通过诗人与缪斯的辩论表明了只有真、善、美的结合才会写出出类拔萃的诗篇,也就是说真正的艺术品是借作品的现实性即“真”的方式来表达真实情感即“真”的感情。在第21首诗中,莎翁对两种审美观进行了对比:一种是虚伪的夸饰,另一种是忠实的写照。前者是对生活的矫饰是虚伪的,而后者未经雕刻是朴素真实的。莎翁所奉行的正是朴素真实的审美观,反对不切实际的浮躁文风。莎翁在第67、68、82、83等首诗中又进一步表达了反对浮躁文风,坚持朴素真实文风的艺术审美观。

简言之,莎诗情感真挚表现在执着地追求人文主义理想,又表现在真、善、美三者相结合的人文目标及诗学观点。

综上所述,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作为一个开放的体系,对

其所进行的研究都是接近其本质的一种努力与尝试,但均不能成为定论。正是这种开放性,吸引着无数莎诗爱好者及莎学研究者的目光。莎翁以朴实的文风描述了其所谙熟的社会生活及职业生涯体验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社会的图景,令读者感到无比真实。这种朴实的意象表达了莎翁真挚的情感即坚定的人文主义信仰和艺术追求。这以“真”的方式寄托“真”的情感已成为莎诗的脉管,沿着它,就踏上了莎诗寻美之路。

注 释:

本文所引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文译文均出自屠岸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

本文所引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英文均出自钱兆明 *The Sonnets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参考文献:

- [1] 王佐良,何其莘.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
- [2] 朱达. 挚着地最求真、善、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研究(上)[J]. 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3, (1): 131.
- [3] 公盾. 诗坛中永不凋谢的花朵——浅论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J]. 语文教学通讯, 1980, (5): 46.
- [4]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M]. 屠岸,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8.
- [5] 钱兆明. *The Sonnets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8.

Images and Feelings ——A Study of Shakespeare's Sonnets WANG Shu-li¹, HU Rong-xin²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16,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ebei North University, Zhangjiakou, Hebei 075000, China)

Abstract: As a precious stone in the treasury of the world literature, William Shakespeare's Sonnets are rich not only in feelings but in deep thoughts. Needed by his job, Shakespeare has contact with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with the result of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ety in which he lives. With the familiar things put in poems, his poetry shows the beauty of the natural images. Facing the defects of the society, Shakespeare sincerely pursues his ideal: the perfect union of fair, kind and true, showing the beauty of sincere feelings.

Key words: Shakespeare; sonnets; natural images; sincere feelings

(责任编辑 刘小平)